

荀子



荀子二十卷

四部叢刊初編子部

上海商務印書館
縮印古逸叢書本

荀子注序

昔周公稽古三五之道損益夏殷之典制禮作樂以仁義理天下其德化刑政存乎詩至于幽厲失道始變風變雅作矣平王東遷諸侯分政逮五霸之後則王道不絕如綫故仲尼定禮樂作春秋然後三代遺風弛而復張而無時無位功烈不得被于天下但門人傳述而已陵夷至于戰國於是申商苛虐孫吳變詐以族論罪殺人盈城談說者又以慎墨蘇張爲宗則孔氏之道幾乎息矣有志之士所爲痛心疾首也故孟軻闢其前荀卿振其後觀其立言指事根極理要敷陳往昔苛凡音挈當世撥亂興理易於反掌眞名世之士王者之師又其書亦所以羽翼六經增光孔氏非徒諸子之言也蓋周公制作之仲尼祖述之荀

孟贊成之所以膠固王道至深至備雖春秋之四夷交侵戰國之三綱弛絕斯道竟不墜矣倐以末宦之暇頗窺篇籍竊感炎黃之風未洽於聖代謂荀孟有功於時政尤所耽慕而孟子有趙氏章句漢代亦嘗立博士傳習不絕故今之君子多好其書獨荀子未有注解亦復編簡爛脫傳寫謬誤雖好事者時亦覽之至於文義不通屢掩卷焉夫理曉則愜心文舛則忤意未知者謂異端不覽覽者以脫誤不終所以荀氏之書千載而未光焉輒用申杼鄙思敷尋義理其所徵據則博求諸書但以古今字殊齊楚言異事資參考不得不廣或取偏傍相近聲類相通或字少增加文重刊削或求之古字或徵之方言加以孤陋寡儔愚昧多蔽穿鑿之責於何可逃曾未足粗明

先賢之旨適增其蕪穢耳蓋以自備省覽
非敢傳之將來以文字煩多故分舊十二
卷三十二篇爲二十卷又改孫卿新書爲
荀子其篇第亦頗有移易使以類相從云
時歲在戊戌大唐睿聖文武皇帝元和十
三年十二月也

荀子新目錄

第一卷

勸學篇第一

脩身篇第二

第二卷

不苟篇第三

榮辱篇第四

第三卷

非相篇第五

非十二子篇第六

仲尼篇第七

第四卷

儒效篇第八

第五卷

王制篇第九

第六卷

富國篇第十

第七卷

王霸篇第十一

第八卷

君道篇第十二

第九卷

臣道篇第十三

致仕篇第十四

第十卷

議兵篇第十五

第十一卷

強國篇第十六

天論篇第十七

第十二卷

正論篇第十八

第十三卷

禮論篇第十九

第十四卷

樂論篇第二十

第十五卷

解蔽篇第二十一

第十六卷

正名篇第二十二

第十七卷

性惡篇第二十三

君子篇第二十四

第十八卷

成相篇第二十五

賦篇第二十六

第十九卷

大略篇第二十七

第二十卷

宥坐篇第二十八

子道篇第二十九

法行篇第三十

哀公篇第三十一

堯問篇第三十二

荀子卷第一

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 偉 注

勸學篇第一

君子曰學不可以已青取之於藍而青於

藍冰水爲之而寒於水以喻學則身過其本性也木直中繩

輶以爲輪其曲中規雖有槁暴不復挺者

輶使之然也輶風槁枯暴乾挺直也晏子春秋作不復羸矣故木受繩則直

金就礪則利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則

智明而行無過矣參三也曾子曰日三省吾身行下孟友故不登高

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谿不知地之厚

也不聞先王之遺言不知學問之大也大謂有益

於千越夷貉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俗教

使之然也千越猶言吳越呂氏春秋荆有次非得寶劍於干越高誘曰吳邑也貉東北夷同聲謂聲同貉其

反詩曰嗟爾君子無怙安息靖共爾位好

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詩小雅小明之篇靖介助景大也無怙

安息戒之不使懷安也言能謙恭其位好正直之道則神聽而助之福引此詩以喻勸學也

神莫大於化道福莫長於無禍神莫大於化道故神莫大焉

吾嘗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見也跂舉足也

高而招臂非加長也而見者遠順風而呼

聲非加疾也而聞者彰假輿馬者非利足也

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絕江河絕過

君子生非異也善假於物也皆以喻衛身在假於學生非異言與衆人同也

南方有鳥焉名曰蒙鳩以羽爲巢而編之

以髮繫之葦苕風至苕折卵破子死巢非

不完也所繫者然也蒙鳩無鵲也苕華之秀也今巧婦

是也蒙當爲葦方言云鵲自關而西謂之桑飛或謂之燕雀或曰一名蒙鳩亦以其愚也言人不知學問其所置身亦猶繫葦之

危也說苑客謂孟嘗君曰鵲巢於葦苕者皆以繫可謂完堅矣大風至則苕折卵破者何也所託者然也西方有

木焉名曰射干莖長四寸生於高山之上

而臨百仞之淵木莖非能長也所立者然

也本草藥名有射干一名烏扇陶弘景云花白莖長如射人之

執竿又引阮公詩云射干臨層城是生於高處也據本草在草部中又生南陽川谷此云西方有木未詳或曰長四寸即是草云木誤也蓋生南陽亦生西方也射音夜蓬生

蓬生於中

麻中不扶而直蘭槐之根是為芷其漸之滌

君子不近庶人不服其質非不美也所漸者

然也蘭槐香草其根是為芷也本草白芷一名白芷陶弘景云即離騷所謂蘭茝也蓋苗名蘭根名芷也蘭槐當是蘭茝別名故云蘭槐之根是為芷也漸漬也染也滌濁也言雖香草浸漬於濁中則可惡也漸子廉反滌思酒反故君子

居必擇鄉遊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

正也物類之起必有所始榮辱之來必象

其德肉腐生蟲魚枯生蠹怠慢忘身禍災

乃作強自取柱柔自取束凡物強則以為柱而任勞柔則見束而約急皆其自取也

邪穢在身怨之所構構結也言亦所自取

施薪若一火就燥也布薪於地均若一火就燥而焚之矣平地若一

水就溼也草木疇生禽獸羣焉物各從其

類也疇與儔同類也是故質的張而弓矢至焉林木

茂而斧斤至焉所謂召禍也質射侯的正備也樹成蔭而眾鳥

息焉醞酸而蚘聚焉喻有德則慕之者眾故言有召禍也

行有招辱也君子慎其所立乎禍福如此不可不慎所立所立即謂學也

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

積善成德而神明自得聖心備焉神明自得謂自通於神明

故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半步曰跬頭與趾同不積小流

無以成江海騏驥一躍不能十步駑馬十

駕言駑馬十度引車則亦及騏驥之二躍據下云駑馬十駕則亦及之此亦當同騏驥一句功在不舍鍤

而舍之朽木不折鍤而不舍金石可鏤言立功在不舍與捨同鍤刻也若給反春秋傳曰陽虎借邑人之車與其軸蚯蟪無爪牙之利

筋骨之強上食埃土下飲黃泉用心一也

蚯與蟪六跪而二螯非蛇蟺之穴無可寄託

者用心躁也跪足也蟪子以別足為別跪螯臂上如鐵者許叔重說文云蟹六足二螯也是故

無冥冥之志者無昭昭之明無惛惛之事

者無赫赫之功冥冥惛惛皆專無精誠之謂也行衢道者不至

事兩君者不容爾雅云四達謂之衢孫炎云衢交道四出也或曰衢道兩道也不至不能有所至下篇有楊朱哭衢塗今秦俗猶以兩為衢古之遺言歟目不能兩視而明耳不

能兩聽而聰騰蛇無足而飛爾雅云騰蛇郭璞云龍類能興雲霧而中其梧鼠五技而窮梧鼠當為鼯鼠蓋本誤寫應字傳寫又誤為梧耳技才能也言技能雖多而不能如騰蛇專一故窮五技謂能飛不能上屋能緣不能窮木能游不能度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人詩曰

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

積善成德而神明自得聖心備焉

故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

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

騏驥一躍不能十步

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

其儀一兮心如結兮故君子結於一也

詩曹鳩之篇毛云尸鳩鵲也尸鳩之養子且從上而下巢從下而上平均如一善人君子其執義亦當如尸鳩之一執義一則用心堅固故

曰心如結也昔者瓠巴鼓瑟而流魚出聽

瓠巴古之善鼓瑟者不知何代人流魚中流之魚也列子云瓠巴鼓琴鳥舞魚躍伯牙鼓琴六馬仰秣

伯牙善鼓琴者亦不知何代人六馬天子路車之馬也漢書曰乾六車坤六馬白虎通曰天子之馬六者示有事於天地四方也張衡西京賦曰天子御雕輦六駿駟又曰六玄虬之奕奕

奏騰驤而沛艾仰秣仰首而秣聽其聲也故聲無小而不

聞行無隱而不形

形謂有玉在山而草木潤

淵生珠而崖不枯爲善不積邪安有不聞

者乎

崖岸枯燥學惡乎始惡乎終

數術也經謂詩書禮謂典禮之屬也其義則始

乎誦經終乎讀禮

乎爲士終乎爲聖人

義謂學之意言其積力久

則入

真誠也力力行也誠積力久則能入於學也學至乎沒而後止也

主則故學數有終若其義則不可須臾舍也爲

流淫也春秋傳曰中聲以禮者法之大分羣類之綱

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紀也

禮所以爲典法之大分統類之綱紀類謂禮法所無綱類而長者猶律條之比附方言云齊謂法爲綱也故學

至乎禮而止矣夫是之謂道德之極禮之敬

文也

禮有周旋揖讓之敬車服等級之文也樂之中和也

中和謂使人得中和悅也詩

書之博也

博謂廣記士風鳥獸草木及政事也春秋之微也

微謂褒貶而晦之在天地之間者畢矣

君子之學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體形乎

動靜

所謂古之學者爲已入乎耳著乎心謂聞則志而不忘也布乎四體謂有威儀禮身也形乎動靜謂知所措履也端

而言

端謂言或蠕蠕微動皆可以爲法則蠕蠕動也一皆也或蠕人九反或曰端而言謂端莊而言也小人之學也入乎

耳出乎口

所謂今之學者爲人道聽塗說也口耳之間則四寸曷足

以美七尺之軀哉

韓侍郎云則當爲財與幾同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君子之學

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學也以爲禽犢

禽犢饋獻之物

故不問而告謂之傲

傲喧噪也言與戲傲無異或曰謂爲噪聲曰傲然也

與教問一而告二謂之囋

囋即讚字也謂以言強讚助之今贊禮謂之贊

以紀政事此

說六經之意

詩者中聲之所止也

詩謂樂章所以節聲音至乎中而止不使

唱古字口傲嘖非也君子如響矣如響應聲學莫便

乎近其人謂賢師也禮樂法而不說有不法而詩書故

而不切詩書論先王故事而不委曲切近於人春秋約而

不速文義隱約張難明不方其人之習君子之

說則尊以徧矣周於世矣當其人習說之時則尊高而徧周於世事矣六經則

不能然矣故曰學莫便乎近其人

學之經莫速乎好其人隆禮次之學之大經無遠於好近賢人若

無其人則隆禮為次之上不能好其人下不能隆禮安特

將學雜識志順詩書而已爾則末世窮年不

免為陋儒而已安語助猶言抑也或作安或作按荀子多用此字禮記三年問作焉戰國策謂趙王曰秦與韓為上交秦禍案移於梁矣秦與梁為上交秦禍案移於梁矣

與韓為上交秦禍案移於梁矣秦與梁為上交秦禍案移於梁矣

氏春秋吳起謂商文曰今置賢為臣其主安重重賢辭官其主安輕

蓋當時人通以安為歸助或方言耳特稱言直也雜識志謂雜志

記之書百家之說也言既不能好其人又不能隆禮直學雜說順

時書而已豈免為陋儒乎言不知通變也將原先王本仁義則禮正其

經緯蹊徑也所成所出皆在於禮也若挈裘領誦五指而

頓之順者不可勝數也音禮亦為人之綱領舉也誦與屈同頓舉也順者不可勝數不道禮憲以詩書為之道言說也譬之猶

以指測河也以戈春黍也以錐飡壺也不

可以得之矣故隆禮雖未明法士也不隆

禮雖察辯散儒也散謂不自檢束莊子以不才木為散木也

問楷者勿告也楷與苦同聲也問楷謂所問非禮義也凡器物堅好者謂之功蓋器者謂之楷國語

史記曰器不苦窳或曰楷讀為消儀禮有治功鄭云治儀也

告曰辨其功苦章昭曰堅曰功曉曰苦故西京賦曰繁其難苦

楷者勿問也說楷者勿聽也有爭氣者勿

與辨也故必由其道至然後接之非其道

則避之道不至則不接故禮恭而後可與言道之方

辭順而後可與言道之理色從而後可與言

道之致致極也此謂道至而後接之也故未可與言而言謂之傲傲亦

戲傲也論語曰言未及而言謂之躁可與言而不言謂之隱不觀氣

色而言謂之瞽故君子不傲不隱不瞽謹

慎其身瞽者不識人之顏色詩曰匪交匪舒天子所予此

之謂也詩小雅采芣之篇匪交當為彼交言彼與之交接不敢舒緩故受天子之賜予也

百發失一不足謂善射千里顛步不至不

足謂善御未能全盡倫類不通仁義不一不足謂

善學

通倫類謂雖禮法所未該以其等倫比類而通之謂一以貫之觸類而長也一仁義謂造次不離他術不能亂也

學也者固學一之也一出焉一入焉涂巷

之人也

或善或否其善者少不善者多桀紂盜

跖也

盜跖柳下季之弟聚徒九千人於太山之傍侵諸侯孔子說之而不入者全之盡之

然後學者也

學然後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之

不足以爲美也故誦數以貫之

使習禮樂詩書之數以貫穿之

思索以通之

思求其意也爲其人以處之

其害者以持養之使目非是無欲見也使耳

非是無欲聞也使口非是無欲言也使心

非是無欲慮也

是猶此也謂學也或曰是謂正道也及至其致好之

也目好之五色耳好之五聲口好之五味心

利之有天下

致極也謂不學極恣其性欲不可禁也心利之有天下之富也或曰學成之後必受榮貴

故能盡

是故權利不能傾也羣衆不能移也

天下不能蕩也

蕩動也覆說爲學則物不能傾移矣生乎由是死

乎由是夫是之謂德操

死生必由於學是乃德之操行德操然

後能定能定然後能應

夫是之謂成人

內自定而外應物乃爲成就之人也天見其明地見

其光君子貴其全也

見顯也明謂日月光謂水火金玉天顯其日月之明地顯其水火金

玉之光君子則貴其德之全也

脩身篇第二

見善脩然必有以自存也

脩然整飭貌言見善必自整飭使存於身也

見不善愀然必有以自省也

愀然憂懼貌自省其過也善在身介

然必以自好也

介然堅固貌易曰介如石焉自好自樂其善也不善在身

菑然必以自惡也

菑讀爲災災然災害在身之貌故非我而當

者吾師也是我而當者吾友也諂諛我者

吾賊也故君子隆師而親友以致惡其賊

致極也下同

好善無厭受諫而能戒雖欲無進得

乎哉小人反是致亂而惡人之非己也致

不肖而欲人之賢己也心如虎狼行如禽

獸而又惡人之賊己也諂諛者親諫爭者

疏脩正爲笑至忠爲賊雖欲無滅亡得乎

哉

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此之謂

也詩小雅小身之篇毛士瀚濟然惠其上詁然不思稱乎上鄭云臣不事君亂之階也故基可哀濟許急及配音紫

扁善之度以治氣養生則後彭祖以脩身

自名則配堯禹扁讀為辨韓詩外傳曰君子有辨善之度言君子有辨別善之法即謂禮

也言若用禮治氣養生壽則不及於彭祖若以脩身自為名

號則壽配堯禹不朽矣言禮雖不能治氣養生而長於脩身

自名以此辨之則善可知也彭祖堯禹名

經封於彭城經虞夏至商壽七百歲也宜於時通利

以處窮禮信是也信誠也言所用脩身及時通處窮禮誠是也孟子曰君子窮則獨善

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凡用血氣志意知慮由禮則治通

不由禮則勃亂提侵提舒緩也爾雅提緩安也詩曰好人提提皆舒緩之義也

食飲衣服居處動靜由禮則和節不由禮

則觸陷生疾容貌態度進退趨行由禮則

雅不由禮則夷固僻違庸眾而野夷倨也論語曰原壤

夷俟固陋也庸凡庸衆衆人野郊野之人

故人無禮則不生事無禮

則不成國家無禮則不宣詩云禮儀卒度笑語卒獲此之謂也詩小雅楚茨之篇卒盡也獲得也

以善先人者謂之教以善和人者謂之順

先謂首端也和胡則反下同以不善先人者謂之諂以不善

和人者謂之諛諛之言陷也謂以佞言陷之諛與俞義同故為不善和人也是是

非非謂之智能辨是為是非非謂之智也非是是非謂之愚

以非為是是以是傷良曰讒害良曰賊是謂是非

謂非曰直竊貨曰盜匿行曰詐易言曰誕

趣舍無定謂之無常不恒保利弄義謂之至

賊安保多聞曰博少聞曰淺多見曰閑閑習也

事則不迫遠也少見曰陋難進曰促促與提緩皆同謂弛緩也易忘曰

漏少而理曰治多而亂曰耗少謂舉其要而有條理謂之治耗虛竭也凡物多而易盡曰耗

治氣養心之術言以禮脩身是亦治氣養心之術不必如彭祖也血氣剛強

則柔之以調和智慮漸深則一之以易良

漸進也或曰漸浸也子廉反詩曰漸車帷棠言智慮深則近險詐故一之以易良也勇膽猛戾則

輔之以道順膽有膽氣戾忿怒也此性多不順故以道順輔之也齊給便利

則節之以動止關雅云齊疾也齊給便利皆捷速也懼其太陵遽故節之使安徐也狹

隘褊小則廓之以廣大卑溼重遲貪利則

隘褊小則廓之以廣大卑溼重遲貪利則

隘褊小則廓之以廣大卑溼重遲貪利則

隘褊小則廓之以廣大卑溼重遲貪利則

抗之以高志

卑謂謙下也亦謂自卑下如地之下溼然也方言溼憂也自關而西凡志而不得欲而不獲高而有堅行而中止皆謂之卑亦謂之過謙恭而無禮者重遲寬緩也夫過恭則無威儀寬緩常不及機事貪利則苟得故皆抗之高志也或曰卑溼亦為遲緩也言遲緩之人如有卑溼之疾不能運動也

庸眾驚散則刳之以師友

庸眾已解上驚謂天下如驚馬者也散不拘檢者也刳奪去也言以師友去其舊性也

怠慢標弄則炤之以禍災

標弄謂自輕其身也音匹妙反方言炤謂相輕薄為標炤之以禍災謂以禍災照燭之使知懼也炤與照同

愚款端慤則合之以禮樂通之以恩索

款誠款也說文云款意有所欲也愚款端慤多無潤色故合之以禮樂此皆言修身之術在攻其所短也

凡治氣養心之術莫徑由禮莫要得師莫神一好

徑捷達也神神明也一好謂好善不惡也

夫是之謂治氣養心之術也

志意脩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內省而外物輕矣

傳曰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此之謂也

君子能役物小人為物所役凡言傳曰皆舊所傳聞之言也

身勞而心安為之利少而義多為之事亂君而通不如事窮君而順焉

窮君小國迫脅之君也言事大國之君順行其道也

故良農不為水旱不耕良賈不為

折閱不市

折損也閱賣也謂損所閱賣之物價也賈音古

士君子不為貧窮怠乎道

體恭敬而心忠信術禮義而情愛人

術法也

橫行天下雖困四夷人莫不貴

橫行不顧理而貴也

勞苦之事則爭先饒樂之事則能讓

端慤誠信拘守而詳

拘守謂守而勿失詳謂審於事也

橫行天下雖困四夷人莫不任體倨固而心執詐

術順墨而精雜汗

倨傲也固鄙固順墨當為慎墨慎爾歸利名先申其意相似多明不尚賢不使能之道著書四十一篇墨翟宋人號墨子墨子著書三十五篇其術多務儉者精當為精雜汗謂非禮義之言也

橫行天下雖達四方人莫不賤

勞苦之事則偷儒轉脫

偷謂苟避於事儒亦謂儒偷當為輪楊子雲方言云儒偷愚郭璞注謂儒之義或曰儒也又公解偷儒謂儒之人苟求免於事之義

饒樂之事則佞兌而不曲

兌悅也言佞悅於人以求饒樂之事不曲謂直取之也

辟達而不慤

率僻達皆不能端慤也又公解辟達謂為僻

程役而不錄

程功程役求也於功程及勞役之事怠惰而不檢東言不能拘守而詳也

橫行天下雖達四方人莫不棄

行而供冀非潰淖也

供養也冀當為異凡行自當恭敬非謂潰於泥淖也人在泥淖中則兢兢然或曰李巡注爾雅冀州曰冀近也恭近謂不敢放誕也

行而俯頃非擊

擊及謂頃曲戾不能仰者也擊戾猶言了戾也

戾也

偶視而先俯非恐

懼也

偶視對視也

然夫士欲獨脩其身不以得罪

於此俗之人也

夫驥一日而千里驚馬十駕則亦及之矣

將以窮無窮逐無極與其折骨絕筋終身

不可以相及也將有所止之則千里雖遠

亦或遲或速或先或後胡為乎其不可以

相及也不識步道者將以窮無窮逐無極

與意亦有所止之與

行步

夫堅白同異有厚無

厚之察非不察也

此言公孫龍惠施之曲說異理不可為法也堅白謂離堅白也公孫

白論曰堅白石三可乎白不可二可乎曰可謂白視石但見白不知其堅則謂之白石手觸石則知其堅而不知其白則謂之堅石是堅白終不可合為一也司馬彪曰堅白謂堅石非石

白為非為也同異謂使異者同同者異或曰即莊子所謂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言同在天地之間故謂之大同物各有種類所同故謂之小同是大同與小同異也此略舉同異

故曰此之謂小同異莊子又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言萬物總謂之物莫不皆同是萬物畢同若分而列之則人耳耳

耳耳

口面體草木枝葉花實無不皆異是物畢異也此具舉同異故曰此之謂大同畢莊子又曰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無厚謂厚之極不可為厚厚也不可積言其委積至多不可復積也凡無厚不可積因於有厚可積故得其大千里者舉大之極也

然而君子不辯止之也

止而

倚魁之行非不

難也然而君子不行止之也

倚奇也奇讀為奇偶

之奇方言云秦晉之

間凡物體全而不具謂之倚魁大也倚魁皆謂倚辭在怪之行莊子曰南方有倚人曰黃勝也

故學曰遲

彼止而待我我行而就之

學曰謂為學者傳此言也遲待也直吏反

則亦或遲或速或先或後胡為乎其不可

以同至也故踟步而不休跛鼈千里累土

而不輟止山崇成厭其源開其潰江河可

竭

厭塞也音涉反潰水竇也

一進一退一左一右六驥不致

言不齊故不能致道路也

彼人之才性之相懸也豈若跛鼈

之與六驥足哉然而跛鼈致之六驥不致

是無他故焉或為之或不為爾

道雖邇不行不至事雖小不為不成其為

人也多暇日者其出入不遠矣

多暇日謂意情出入謂道路所至也

好法而行士也

好法而能行則謂之士主事也謂能治其事也

篤志而體君

子也厚其志而知大體者也齊明而不竭齊謂無偏無頗也聖人也齊謂無偏無頗也

也不竭不窮也書曰成湯克齊聖廣淵

人無法則俵俵然俵俵無所適貌言不知所措有

法而無志其義則渠渠然渠渠為遠古字渠達通渠渠不寬泰之貌

志識也不識其義謂但拘守文字而已依乎法而又深其類然後溫

溫然深其類謂深知統類溫溫有潤澤之貌舉類君子所難故舉言之也

禮者所以正身也師者所以正禮也無禮

何以正身無師吾安知禮之為是也禮然

而然則是情安禮也師云而云則是知若師

也情安禮知若師則是聖人也情安禮謂若天性所安不以學

也行不違禮言不違師則與聖人無異言師法之教如此也故非禮是無法也非

師是無師也無師謂不以師為師不是師法而好自用

譬之是猶以盲辨色以聾辨聲也舍亂妄

無為也舍除也除亂妄之人無肯為此也故學也者法禮也夫師

以身為正儀而貴自安者也禮法以法為正儀如性之所安斯為

貴也禮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之謂也

計大雅皇矣之篇引此以喻師法暗合天道如文王雖未知已順天之法則也

端慤順弟則可謂善少者矣第與弟同加好學

遜教焉則有鈞無上可以為君子者矣既好

學遜教又有鈞平之心而無上人之意則可以為君子矣成曰有鈞無上四字衍耳偷儒憚事無

廉恥而嗜乎飲食則可謂惡少者矣偷儒憚事皆謂

懦弱怠惰畏勞苦之人也加惕悍而不順險賊而不弟焉侍

郎云惕與惕同字作心邊易謂放蕩地悍也則可謂不詳少者矣雖陷

刑戮可也詳當為祥老老而壯者歸焉老老謂以老為

孟子曰伯夷太公二老者天下之達老不窮窮而通者積

焉窮者則寬而容之不迫覺以新政謂惠卿雖窮匿也積

澤猶魚則蛟龍不遊義與此同行乎冥冥而施乎無報而賢不

肖一焉行乎冥冥謂行事不務求人之知施乎無人有此

三行雖有大過天其不遂乎若不幸而有過天亦祐之矣此固不宜有

大災也

君子之求利也略其遠害也早其避辱也

懼其行道理也勇

君子貧窮而志廣富貴而體恭安燕而血氣

不惰勞勸而容貌不枯怒不過奪喜不過

子子賜也周禮八柄三曰子以馭其幸君子貧窮而志廣隆仁

也仁愛之心厚故所恩者廣言務於遠大濟物也富貴而體恭殺執也殺之

威故形體恭安燕而血氣不惰束理也束與簡同言束擇其

事理所宜而不務驕逸故雖安燕而不至怠惰勞勸而容貌不枯好交

也以和好交接於怒不過奪喜不過予是法勝

私也以公滅私故實罰得中也書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

有作惡遵王之路此言君子之能以公義

勝私欲也書洪範之辭也

荀子卷第一

荀子卷第二

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 偉 注

不苟篇第三

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行如字察聰察名不

貴苟傳唯其當之爲貴當謂合禮義也當丁浪反故懷負

石而赴河是行之難爲者也而申徒狄能

之申徒狄恨道不行發憤而負石自沈於河莊子音義曰躬時人韓詩外傳曰申徒狄解自投於河崖嘉聞而止之不從

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禮義之中時止則止時行

則行不必枯槁赴溺也揚子雲非屈原曰君子遭時則大行不遇則龍蛇何必沈身

山淵平天地比比謂齊等也莊子曰天與地卑山與澤平音義曰以平地比天則地卑於天若以宇宙之高則似天地皆卑則山與澤平矣或曰天無實形地之上空虛者盡皆天也是天地長觀比相隨無天高地下之殊也在高山則天亦高在深泉則天亦下故曰天地比地夫天遠近皆相像是山澤平也齊秦襲襲合也齊在東秦在西相去甚遠若以天地之大包之則曾無隔異亦可合

入乎耳出乎口口也言山有耳口也凡呼於爲一國也未詳所明之意或曰即山出

一山衆山皆應是山聞人聲而應之故曰入

乎耳出乎口或曰山能吐納雲霧是以有口

鈞有須未詳自入乎耳出乎口鈞有須皆淺學所未見或曰鈞有須即丁子有尾也丁之曲者爲鈞須與尾皆毛類是同也莊子有義子爲鳥物無定形無定稱在上爲首在下爲尾世人謂右行曲波爲尾今丁子二字雖左行曲波亦是尾也邠有毛

司馬曰胎卵之生必有毛羽鵠伏鵠卵不為鵠則生類於鵠也毛人成毛則集成羽雖胎卵未生而毛羽之性已著矣故曰卵有毛是說之難持者也而惠施鄧析能之
曲說故曰難持惠施梁相與莊子同時其書五車其道鋒敏鄧析鄒大夫到而云鄧析好刑名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數難子產為政子產死而後之按左氏傳鄧駒殺殺鄧析而用其刑而云子產戮之恐誤也

者非禮義之中也盜跖吟口名聲若日月與禹舜俱傳而不息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

吟口吟呼長在人口也說施作盜跖為貪故曰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得唯其當之為貴詩曰物其有矣唯其時矣此之謂也

詩小雅魚麗之篇言雖有物亦頌得其時以喻當之為貴也君子易知而難狎

坦蕩易知如不比黨故難狎易懼而難脅

小心而志不可奪也畏患而不避義死欲利而不為所非

心以為非則捨之交親而不比

親謂仁恩止謂離狎言辯而不辭

以明一不君子能亦好不能亦好小人能亦醜不能亦醜

能則恭敬縛紕以畏事人

能則倨傲僻違以驕溢人

能則人樂告之小人能則人賤學焉不能則人羞告之是君子小人之分也

君子寬而不慢

廉而不覈

立而不勝堅彊而不暴

而不流恭敬謹愼而容

文言德詩曰溫溫恭人惟德之基此之謂也

君子崇人之德揚人之美非諂諛也正義直指舉人之過惡非毀疵也

光美擬於禹舜參於天地非夸誕也與時屈伸柔從若蒲葦非懼怯也

猛毅靡所不信非驕暴也

同古字通用以義變